

## 第一章 謎團重重的孫府

今日「小滿」，穀物開始成熟，但顆粒尚未飽滿，謂之小滿。

未到蕭國之前，孫柔嘉從未如此瞭解過節氣，她這才發現，節氣中只有小滿，沒有大滿，似乎在比喻人生。

今日按蕭國的風俗，家家戶戶要吃苦菜。春風吹，苦菜長，荒灘野地是糧倉。

小滿之日食苦菜，能安心益氣，輕身，耐老。

未到蕭國之前，孫柔嘉從未吃過苦菜，聽這名字似乎十分苦澀，沒想到，入口的滋味卻苦中帶甘，新鮮脆嫩。

孫柔嘉發現，在蕭國的這段時日，倒也過得愜意。已至夏初，並不覺得熱，身上的綢緞涼爽，庭院裏樹木清新，偶爾坐在遊廊上看雨，聽著那滴滴答答的聲音，日子便在指尖流淌過去。

她現在的父親孫仲堯，是蕭國染川的府尹，也就是知府。染川是地處蕭國西南方的一處州府，她的父親可謂是執掌一方政要的權貴。

孫柔嘉想，自己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，經歷了一番生死，卻能投身到這樣的大戶人家，成為了府尹的千金，雖然被困在這一陌生的時空，再也恢復不了原來的身分，不過，能活下來，便知足了。

「大小姐——」才過了晌午，丫鬟小映便來稟報，「今日夫人從庵裏回來，鞠夫人設了宴，請大小姐和夫人一道兒用晚膳。」

「知道了，」孫柔嘉道，「幫我回覆鞠姨娘一聲，就說謝謝她了。我生病之後，腦中總是昏昏沉沉的，若有禮數不周之處，小映，妳可要提醒我啊。」

其實，她什麼也不記得了。不，她是對這座府邸裏的人和事一無所知。

「小姐，」小映立刻提醒，「鞠夫人是老爺的平妻，不該叫姨娘的，該稱太太。」

「平妻？」孫柔嘉一怔，倒沒料到這府裏的兩位夫人竟是這樣平起平坐的地位。她一直以為，她的母親桑夫人是大房。

「小姐您雖然是嫡長千金，但鞠夫人那邊可是一位公子，」小映道，「所以，桑夫人和鞠夫人，老爺視為平妻。」

孫柔嘉點點頭，對了，她還有一個弟弟名叫孫廷毓。這樣看來，蕭國是個母憑子貴的社會，即使她的母親桑夫人先進門，卻因為只生了她一個女兒，膝下無子，就被後進門的鞠夫人壓了一頭。

難怪桑夫人長年住在庵裏吃齋念佛，只有節氣日才勉強回府，看來，是被氣著了。

「算起來，我有多久沒見過母親了？」說來也奇怪，她生病的這段日子，桑夫人對她不聞不問，就算是因為與鞠夫人爭風吃醋，也不至於扔下她這個親生女兒不管不顧吧……

「上次夫人回來，是清明的時候。」小映垂眸道，「算起來，小姐也快兩個月沒見過夫人了。」

「我病了這大半月，母親也沒捎個話來？」孫柔嘉越發覺得有些蹊蹺。

小映搖了搖頭，彷彿是怕孫柔嘉難過，又補充道：「小姐，妳別多想，自從二小姐失蹤以後，夫人就是如此。都說她因為二小姐的事險些患了失心瘋，如今在庵裏安然住著，也算是菩薩保佑了。」

對了，她還有個妹妹，名叫孫柔敏。不過，孫柔敏在她很小的時候就不見了，據說是去鬧市看花燈，不慎走丟的。

「父親幾時從京城回來？」孫柔嘉問。

「京城傳話來，老爺朝中事務繁忙，還要逗留幾日。」

她父親雖然官職不算大，但看樣子頗得蕭皇器重，三天兩頭奉詔入京。

「為了大公子的事，老爺也是操碎了心。」小映又道，「聽說昨日還修書回來，叮囑鞠夫人要好好管教大公子呢。」

「我那弟弟又犯了什麼事？」孫柔嘉好奇道。

「還能有什麼，」小映一臉神神祕祕，「就是那件……不可說的事。」

什麼事不可說？孫柔嘉想再追問下去，但為免惹小映起疑，只得打住了。

這府中看似寧靜平和，然而人與人之間關係複雜，還有諸多舊事的牽扯，孫柔嘉覺得，恐怕以後的日子不會再像她養病的這段時日這般愜意了。

不過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她的魂既然已經入主了孫柔嘉的軀體，頂替了這位染川府尹千金的身分，她，就要好好活下去。

鞠夫人端坐在膳廳裏，看樣子已等候孫柔嘉多時。她年過四十，依舊是一個清秀的美人，眉眼修長，巧笑倩兮。

「太太，」孫柔嘉上前，施禮道：「給太太請安。」

「大小姐不必客氣，」鞠夫人態度十分溫婉，「晚膳已經備好，等妳母親從庵裏回來，咱們就開席。」

「母親還沒回來嗎？」孫柔嘉望向窗外，天色已晚。

「已經派車去接了，」鞠夫人道，「想來一時半會兒就到，來，咱們先說說話。」

說實話，孫柔嘉並不討厭鞠夫人，覺得對方生得美，待她又客氣，心中倒是生出許多好感來。不過，若桑夫人與鞠夫人較起勁來，她該站在哪一邊呢？

按理，她是桑夫人的女兒，該幫著母親才對，但她對桑夫人並無感情，這個冒牌的女兒恐怕是要裝得不像。

「弟弟今日不在府裏嗎？」孫柔嘉看了看四周，果然不見孫廷毓的影子。

鞠夫人臉色微沉，提起這個兒子，彷彿有道不盡的煩心事，半晌，她才支吾地答道：「他……去蘇府了。」

「蘇府？」孫柔嘉不明所以。

「就是那個……蘇篤君的府邸。」鞠夫人聲音微顫。

蘇篤君？誰啊？為何鞠夫人說到這個名字，竟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？

「廷毓長大了，不太聽我的話了，」鞠夫人眼中哀慟，「他與妳自幼感情就好，

有空替我勸勸他吧……」

孫柔嘉頗頭疼，她倒是願意幫忙，可是該勸什麼呢？她連這母子兩人鬧什麼矛盾都不太清楚。然而，她還是點了點頭，「我會的。」

這府中的諸多事她還需一一仔細打聽，暫時不便顯山露水。

「對了，」鞠夫人又道：「前兩天，我得了一串白玉佛珠，想著送給妳母親正好。」

婢女上前，打開一只匣子，鞠夫人把那佛珠取出來，遞到孫柔嘉手中。

「妳看看，這是上好的白玉呢。」她道。

果然，孫柔嘉拿著這白玉佛珠只覺觸手生涼，溫潤光滑，輕輕握著就叫人心底驟然平靜，確實是好物。

「太太不如親手交給我母親。這是您送的禮，正好讓她知曉您對她的關心。」

孫柔嘉想著，這兩位夫人的關係和睦最要緊。

鞠夫人卻微笑道：「傻孩子，就得說是妳送的才好，免得妳母親回來，又對妳發脾氣。」

咦？此話怎講？她母親不對情敵發脾氣，反倒會刁難她這個親生女兒？孫柔嘉迷惑地發怔。

鞠夫人倒是誤會了她此刻的心情，開口安撫，「妳也別難過，畢竟妳母親好不容易才生下柔敏，誰想孩子方養到六歲，便走丟了……今天又是柔敏的生辰。」

今天是她那個失蹤的妹妹生日嗎？

「我懂得的，」孫柔嘉連忙道：「母親憶起妹妹，難免心情不佳。」

「說起來，妳才是孫家的福星，」鞠夫人又道：「當初妳母親把妳從遠房接來，沒過兩年便有了柔敏，我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有了廷毓，連庵裏的師太都說，是妳給咱們孫家帶來了子嗣緣。妳母親怎麼能責怪妳呢？我都看不下去——」什麼，她是從遠房接來的，並非柔夫人親生？！雖不至於如青天霹靂，但這著實讓孫柔嘉震驚。

「當初……」她清咳了兩聲，遲疑地問道：「母親是怎麼想到要把我從遠房接來的？」

「那時候，妳母親與我一前一後進了孫家的門，可始終沒有身孕，正好妳母親遠房有個表妹剛誕下妳便去世了，庵裏的師太替妳算了命，說妳會帶旺孫家。於是，妳母親便與老爺商量，收養了妳。」

弄了半天，她這孫家大小姐還真是個冒牌貨，難怪她病了這麼久，孫仲堯一直忙於政務，沒來看過她，柔夫人也對她不管不顧。原來，她真是個没人要的野孩子。

本來她還慶幸自己投生還得不錯，誰料想這身世有幾分可憐。

「對了，上次妳去踏青，怎麼好端端的從岩石上摔下來？還病了一場，真可憐。」鞠夫人憐惜地看著她，「如今頭還暈嗎？聽說有些事情，妳都想不起來了？」

「已經大好了，」孫柔嘉連忙掩飾道，「雖然有些糊塗，但大事還是記得的。」

半個月前，她還是一名法律系的學生，正值大四，在律師事務所實習。正好遇到一樁民事糾紛的小官司，她被派去調查取證，然而當事人無理取鬧，與她發生了衝突，她的後腦被當事人重擊了一下，頓時失去了知覺。等她醒來以後，發現自己竟來到了這古代的蕭國，成為了染川府尹的千金。

事已至此，她只好接受現實，本打算好好扮演孫柔嘉，然而聽了鞠夫人這番話，她發現這齣戲未必好演。

她正發怔，忽然聽到婢女來報——

「夫人，桑夫人的車馬已經到門口了。」

「妳母親回來了。」鞠夫人連忙起身，「來，咱們一道去迎接她吧。」

孫柔嘉微笑著頷首，與鞠夫人步出膳廳，行至花園垂藤的拱門處，便見數名僕婢擁著一位貴婦，款款而來。

想必這便是桑夫人吧。看樣子，桑夫人比鞠夫人略長幾歲，相貌不及鞠夫人美麗，一身深色綢衫顯得頗為老氣，所幸氣質還算高雅。

「姊姊，」鞠夫人上前，與之執手道：「可盼得妳回來了，飯菜已經備好，姊姊可餓了？」

「今天沒什麼胃口。」桑夫人淡淡答道，「多謝妹妹記掛。」

稍稍抬了一下眼眸，桑夫人的目光落在孫柔嘉身上，原先的冷淡增添了一分凜冽，孫柔嘉心裏不由輕顫。

「母親，」孫柔嘉上前喚道，「母親路上可辛苦？」

「從庵裏到家裏，不過一個時辰，談不上什麼辛苦不辛苦。」桑夫人答道。

果然，桑夫人很不待見她。但這態度也過分生硬了，就算不是親生女兒，也不至於如此啊……

「大小姐尋了一串上好的佛珠要送給姊姊呢。」鞠夫人在一旁緩解氣氛，並向孫柔嘉使了個眼色。

「哦，對了，這串白玉佛珠，想來母親會喜歡。」孫柔嘉主動上前，捧出那串佛珠。

桑夫人冷眼看著這分明是討她歡心的禮物，然而整張臉依舊僵著，彷彿絲毫不願意領情。

孫柔嘉心下更覺得彘扭，桑夫人對她似有深仇大恨一般，這究竟怎麼了？莫非二女兒失蹤了，就把氣都撒在她的頭上？好沒道理……

「姊姊，先用晚膳吧，」鞠夫人的笑容也略微尷尬，「今日習俗，該吃苦菜，不過廚子特製的苦菜湯和苦菜糕都是十分可口，一點也不苦。」

「菜不苦，我心裏苦。」桑夫人卻道，「也不知我那可憐的柔敏現在淪落到了何處……她如今也該跟廷毓一般大了。」

「姊姊，師太也說了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說不定柔敏被好人家收養，正過著好日子呢。」鞠夫人開解道。

「話雖如此，可一日沒尋到她，沒親眼看到她，我這心裏就像針戳似的。」桑夫人眼中泛起淚光，「今天又是她的生日……」

鞠夫人似乎想再安慰，卻無從開口了。

「這串佛珠，妳既然尋了來，就留著自己用吧。」桑夫人忽然對孫柔嘉道。

「我？」孫柔嘉一怔，不解其意，「這佛珠本是要送給母親的……」

桑夫人冷冷地道：「從今天開始，妳也修佛吧，替妳妹妹多祈些福。別的不會，每日念阿彌陀佛總該會吧？」

「女兒……」孫柔嘉不置可否。

「唯有如此，才能贖妳的罪。」桑夫人扔出更令她驚愕的一句話。

這話著實古怪，孫柔敏走丟了與她何干？為何要她來贖罪？

孫柔嘉只覺得舊事如同一團迷霧，她看不清，也繞不開。她陷在這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的境地裏，像墜入蛛網，被縛住了手腳，連腦子都迷茫了……

河堤上一串花燈猶如明珠一般，在黑夜中顯得特別璀璨，她看見一個紅衣小女孩站在花燈下，正對她咯咯地笑。紅衣、花燈相互輝映，她的眼睛彷彿被刺痛了似的，心中亦有烈焰在灼燒……

那個小女孩是誰？為何會讓她如此難過？她的腦海中，為何會生出這樣一段記憶？

孫柔嘉從夢中醒來，香汗涔涔，此刻的她像是從前的自己，又感覺有哪裏不太一樣。她覺得，自己的身體裏彷彿住著不只一個靈魂，總在半夢半醒之間，相互角力。

難道，從前孫柔嘉的魂魄並沒有完全消散？只不過藏在她體內一個隱蔽的角落裏，唯有夜半時分才偶爾覺醒？

咚！

有什麼忽然打在她的窗櫺上，嚇了她一跳。

是風嗎？不，彷彿不太像……倒像小石子擊窗的聲音。

咚！

那聲響又突如其來第二下，孫柔嘉不得不披衣而起，推窗探望。丫鬟們已經睡熟了，此刻整個院落靜悄悄的，圓白的月亮掛在天際，連一絲風兒也沒有。

「長姊！」有人低聲喚她。

誰？！這大半夜冷不防的出聲，差點把她的三魂七魄嚇飛。

好半晌，她凝聚目光，才看清那窗影處站著一個錦衣少年，這少年生得頗為俊美，不過眼中滿是惡作劇般的頑皮神情。

「長姊，妳的病好些了嗎？」對方笑道：「怎麼像是不認得弟弟似的？」

孫柔嘉眨眨眼，弟弟？這少年便是孫廷毓嗎？嗯……看他的年紀約十六、七歲，應該就是了。

「這麼晚了，你才回來？」她清了清嗓子，擺出一副姊姊的架式道：「小心你母親罰你！」

「我母親早就習慣了，如今罵都懶得罵了。」孫廷毓輕輕一躍，跳到窗臺上，

倚窗而坐，嬉皮笑臉的。

「別坐在這兒啊，」孫柔嘉連忙道：「來，快進屋來。」

孫廷毓道：「我剛喝了酒，怕熏了長姊的屋子，就坐這兒吧，咱們一塊兒看看月亮，聊會兒天。」

「你這孩子，年紀輕輕喝什麼酒啊？」孫柔嘉覺得他倒不討厭，還頗有些趣味，也樂於跟他多聊幾句。

「篤君哥哥家裏的藏酒可了得呢，」孫廷毓樂道：「改天帶長姊妳也去喝兩杯，難道長姊妳不喜歡喝酒？」

她……從前喜歡喝酒嗎？孫柔嘉一怔，發現自己真的不能亂說話，言多必失，隨時會露餡。

「你母親叫我勸勸你，別整天到處亂跑。」孫柔嘉只得道。

「我就知道，母親不喜歡我與篤君哥哥來往。」孫廷毓眉一沉，「外面那些無稽之談，也虧了她相信，簡直愚昧！」

這話讓孫柔嘉疑惑，什麼無稽之談？這個……篤君哥哥是孫廷毓的朋友嗎？為何鞠夫人要阻止兩人來往？

對了，那人是叫蘇篤君吧，先前好像聽鞠夫人提過。

「你母親希望你好好念書，」孫柔嘉斟酌道，「蘇先生家裏藏酒太多，怕耽誤了你。」

「哼，她不就是聽信了那些風言風語嗎？那些謠言玷汙了篤君哥哥，也褻瀆了我倆的友情。」孫廷毓忿忿不平地道：「篤君哥哥是染川名士，十五歲便寫出了天下聞名的《崎歸》，如今身為清縣縣尹，得皇上賞識。這樣的人，母親卻不讓我與他來往，可笑！」

這麼說起來，這個蘇篤君倒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，為何會讓鞠夫人如此警戒？孫柔嘉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廷毓，改天帶長姊一道去見見你那位篤君哥哥吧。」她開口道，「既然你說他家的酒好喝，那就去喝兩杯。」

有些事情她不能當面問孫廷毓，只得自己去弄清楚了。

「好啊，」孫廷毓不疑有他，當下興高采烈地道：「不過篤君哥哥身為清縣縣尹，平時並不在城裏，不如我帶長姊去清縣玩吧！反正也就半日路程。」

她也想趁機領略一下染川的風土人情，自然樂得答應，「那就說定了，咱們過幾日便去吧。」

「何必過幾日，明日便去，如何？」孫廷毓越發來了興頭。

「明日……」孫柔嘉有些遲疑，「我母親難得從庵裏回來，總得陪陪她。」

「哦，對了，太太回來了。」孫廷毓道：「長姊是得好好陪陪她，以免她又對妳發脾氣。」

孫柔嘉心中暗笑，呵，他們姊弟兩人互相稱呼對方的母親為「太太」，聽著頗為好笑。果然是大戶人家，就算再親近，也得遵守這生分的禮數。

「母親每次看到我，總是不太高興……」她忽然想到，似乎可以從孫廷毓這裏

打聽到一些事，譬如關於桑夫人對她那詭異的態度。

「這也難怪，」孫廷毓歎了一口氣，「誰讓二姊走丟了呢。」

「這些年來，母親待我……就像仇人一般。」孫柔嘉細細觀察著孫廷毓臉上的神色。

「長姊，妳也別太介懷，」孫廷毓安慰道：「都怪應嬾嬾，整天胡說八道，亂嚼舌根。她自己沒看護好二姊，把人弄丟了，卻把錯推到妳身上……」

怎麼，當年孫柔敏失蹤的事與她有關嗎？孫柔嘉一怔，胸中彷彿被什麼擊打了一下，腦海中那關於花燈與紅衣小女孩的畫面，一幕又一幕模糊地閃現。

難道，那便是……孫柔敏？

「應嬾嬾究竟是怎麼說的？」她連忙追問，「她在背地裏是怎麼議論我的？」

「長姊，」孫廷毓緩聲道：「妳聽了不要生氣，府裏的下人都這樣，特別是那些婆子，越老越壞，她們也時常編派我，我都懶得治她們。」

「她們到底說了什麼？」孫柔嘉一顆心被提了起來，怦怦直跳。

「還不就是二姊是被長姊妳弄丟的唄。」孫廷毓忿忿不平，「也不想想，當年長姊還是一個八歲的孩子，哪裏有這能耐？一起去看花燈，二姊走丟了就怪到長姊頭上，這些婆子怎麼不說是她們自己沒盡職？」

是她……弄丟了孫柔敏？怎麼會有這樣荒唐的傳言？孫柔嘉啞聲道：「柔敏是我妹妹，再怎麼樣我也不會……」

難不成，那些嬾嬾是懷疑她嫉妒孫柔敏，因為她並非桑夫人親生，所以就懷疑她？但她當年只有八歲啊，八歲的孩子哪會這般惡毒？

「長姊，別難過了，」孫廷毓道：「改天我把這些婆子都抓起來，痛打一頓替妳出氣！」

孫柔嘉聽了忍不住笑，呵，這個弟弟倒是挺向著她的，想來兩人從前的感情應該很好吧。

她並不打算找誰出氣，只不過關於孫柔敏失蹤一事，倒是勾起她的好奇，無論如何，她要調查清楚。

為了瞭解她的過去，或者，為了證明她的清白，她都得查清楚。或許算是職業病吧，誰讓她大學讀的法律系呢？

又或許，她的身體裏果然還殘存著從前的魂魄，這讓她本能地想去追究真相，容不得自己受半點冤枉。

## 第二章 蘇家公子的八卦

乘著馬車出門，在這樣融暖的初夏，煦日輕灑，心情也變得明媚。孫柔嘉覺得，這是她到蕭國以來最愉悅的一天。

彷彿回到了大學的時候，她和同學去露營也是這樣的天氣，和風吹動長髮，曠野中全是花草的味道。

孫柔嘉掀開車簾，對騎著白馬的弟弟道：「廷毓，找個地方，咱們歇一歇吧。」

「怎麼，長姊坐車累了？」孫廷毓笑說，「記得從前長姊就不喜歡坐車，覺得顛得慌。」

是嗎？從前她果真是個嬌小姐，坐馬車也能暈車。孫柔嘉道：「我不過覺得這沿途的景致不錯，此處離清縣應該不遠了吧？咱們先歇一歇，別走太快。」好不容易出一趟門，她想逛上一逛，悠然欣賞這蕭國的山川雲樹，這樣的閒暇不可多得。

「這裏就是清縣地界了，」孫廷毓道：「天色還早，咱們可晚一些再進縣城。這附近有條金河，長姊想去看看嗎？」

「金河？」孫柔嘉眨眼，「這名字取得俗氣了些。」

「這名字取得貼切得很呢，」孫廷毓神祕一笑，「長姊瞧了就知道了。」

什麼意思？孫柔嘉有些費解。

她跳下馬車，發現足下都是圓滑的小石子，險些摔一跤，小映連忙攙著她。孫廷毓帶著小廝在前邊引路，她便踏著繡花鞋蹣跚地走著，來到了河邊。

終於，她恍然大悟為什麼這裏叫做「金河」，名副其實，整條河金燦燦的，是因為陽光的折射嗎？彷彿又不太像。

藍天下，碧樹林中，忽然蜿蜒而出一條這樣的河，而且就像星空落入了凡間，在豔日之中有種奪人目光的驚豔。

「好漂亮啊——」孫柔嘉輕歎一口氣，沉醉地道：「河水怎麼會是金色的？」

「因為河裏的沙。」孫廷毓答道。

「沙？」孫柔嘉一怔。

「長姊，妳掬一把河沙瞧瞧。」孫廷毓笑笑。

孫柔嘉蹲下身子，伸手探入河中，捧起一把沙，只見沙子果然是金色的，不，並非整抔土全是純金的顏色，而是有無數金色的碎屑摻雜在其中。

「金沙。」孫廷毓道。

孫柔嘉吃了一驚，「你是說……這沙子裏真有金子？」

「對啊，那星星點點的，就是金子屑。」孫廷毓點頭，「染川盛產金礦，而清縣便是其中之重地。」

孫柔嘉久久不能回過神來，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金沙呢，原來長這個樣子。」

「那邊就是礦山，」孫廷毓往北方一指，「河水自金礦處冲刷而下，千百年來，河沙中便積澱了許多碎金，所以在陽光照耀下河水彷彿也染成了金色。」

「那住在清縣的老百姓豈不發財了？」孫柔嘉道：「隨便在這河裏抓幾把沙子，就能糊口度日了。」

「倒是沒有百姓這樣做。」孫廷毓搖頭。

「為何？」孫柔嘉詫異，這清縣的百姓品格難道竟如此高尚，沒人貪財？

「說來複雜。」孫廷毓歎了聲，「長姊，妳歇一會兒，我與小廝回馬車上取些點心和水來。」

「乖弟弟。」孫柔嘉心中暗暗點頭，難得他身為男孩子，竟這樣體貼，若在現代一定是個暖男，不愁找不到女朋友。

孫廷毓帶著小廝去了馬車那邊，孫柔嘉望著河中的金沙，心念微動。

假如掬一把回去，裝在玻璃瓶子裏，肯定漂亮得緊，或者還能做成一個沙漏。



雖然這個時代沒有如現代透明度高的玻璃，不過她房裏倒有一個半透明的琉璃盞。

生平第一次看到金沙，不帶一些留念，實在有些可惜。如此想著，孫柔嘉便起身上前，走到在那河灘金光最璀璨之處，用絹帕兜起滿滿一杯的沙。

嗖——

忽然，彷彿銳器破空的聲音傳來，有什麼劃過她的肩膀，她身子一麻，隨後就是肩上傳來猛烈的劇痛。

她怔怔地低下頭，發現鮮血沿著手臂汨汨流下，而一枝箭正插在她的肩頭，且深度不淺。

「小姐！」小映大叫一聲，撲到了她的身側，慌慌張張將她扶住。

孫柔嘉有些茫然，也不知這箭是從何而來，怎麼無端端的射中了她……

「妳們兩個，打哪兒來的？！」一個沙啞的聲音傳來。

孫柔嘉看到一名彪形大漢自河灘不遠處的大石上跳下來，手裏正舉著弓箭。

「是你傷了我們家小姐？」小映氣憤地質問，「好好的，為何傷人？」

「凡盜取河中金沙者，殺無赦！」彪形大漢沉著臉道。

盜取？孫柔嘉霎時明白了，這大漢是把她當賊了，想必他就是守礦者。

難怪剛才孫廷毓說，清縣的百姓都不曾擅取金沙，想來有這樣凶悍的守礦者，誰也不敢靠近吧？

「這位大哥……」孫柔嘉強忍著害怕道，「我們只是路過，瞧著這沙子極美，想把玩一二，你誤會了。」要真承認自己想拿，這人絕不會放過她。

「哼，誤會？」大漢不依不饒，「若不是被我發現，妳們就逃了！」

「你這個人，為何如此蠻橫無理？」小映嚷道，「我家小姐是何等身分，會稀罕你這些破沙子？」

「我親眼瞧見的，」大漢指了指孫柔嘉，「不然妳說她那帕子裏兜的是什麼？還說不是偷！」

「就這麼一點兒，也算是偷？」小映不服地道。

「就算只有一粒，也是偷。」大漢瞪著孫柔嘉，「不如我把妳們兩個逮回去，交給我家人發落。」

「你敢！」小映大叫，「來人！快來人！強盜——這裏有強盜——」

孫柔嘉心下一緊，覺得這大漢小題大做，恐怕並非守礦者那麼簡單。若是盜匪，藉口她偷金沙將她們擄了去，後果將不堪設想……

「救命——」她不由得也高聲喊道：「廷毓！救命——」

「小婊子，別嚷！」那大漢臉一沉，目露凶光，上前就給了小映一個狠狠的巴掌，隨後身子一轉，一雙粗礪的手便朝孫柔嘉襲來。

孫柔嘉害怕地閉上了眼睛，此刻她肩上有傷口，微微動彈就痛得無法呼吸，別說逃走，就算是站起來她都無力支持……

「住手！」忽然，又是一個男子的聲音。

但不同於守礦的大漢，這男子聲音頗為清朗，沉著又帶著些肅然，似乎與這粗

魯大漢並非一路人。

孫柔嘉略略睜目，看到一匹白馬揚蹄而來，馬背上坐著一白衣公子，雖是素淨打扮，但衣袖處有上等銀絲刺繡的雲紋，在陽光下隱隱發亮，一看便知此人應是貴胄。他頭髮以玉冠束起，玉冠潔白溫潤，襯得他一張臉格外俊朗。

在這樣的險境之中，忽然看到這樣的人物，孫柔嘉覺得自己彷彿在作夢一般。

「大人！」那彪形大漢認得這男子，態度變得恭敬，連忙上前給白衣男子行了個禮。

難不成，這就是守礦者的主人？孫柔嘉很好奇這古代的礦產到底歸屬何人，是歸皇帝所有，還是歸開礦的老闆？

「你為何刁難這兩名女子？」白衣男子問那彪形大漢。

「回大人，並非小的故意刁難她們，而是她們想盜取這河中金沙。」彪形大漢答道。

「你胡說！」小映搶白道：「我們家小姐是用手帕盛了些沙子來玩，這便算偷？」

白衣男子瞧了瞧小映，又瞧了瞧孫柔嘉，目光落在孫柔嘉肩上的傷處。

「誰允許你擅自傷人的？」白衣男子臉色一凜，對那彪形大漢厲聲道，「你們主人讓爾等來守礦，若真遇到了賊人，逮到送至縣衙便是。你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傷人，附近的百姓都不敢靠近這金河，這行徑與悍匪有何兩樣？」

「大人……」彪形大漢緊張地討饒，「小的不敢，她們真的是想偷金沙……」

「行了！」白衣男子打斷他，「兩個柔弱的姑娘家能偷多少？你當我愚昧，很好糊弄是不是？」

「小的不敢……不敢……」彪形大漢終於服軟地低下了頭。

「好了，今日之事，不必囉唆，」白衣男子對那彪形大漢道：「你回去吧，等你家主人來清縣之時，我再去拜會。」

「是。」彪形大漢老老實實地答道。

孫柔嘉聽著這對話，想來這男子並非這守礦者的主人，那他究竟是誰呢？為何這大漢竟懼他三分，且他與守礦者的主人似乎頗為熟識。

「兩位姑娘，受驚了，」待大漢走後，白衣男子拱手道：「妳們也是清縣人？在下可送妳們歸家。」

「多謝公子，」孫柔嘉微微笑，「我們只是路過，不過近幾日要在清縣駐足，舍弟就在附近，不勞公子相送。」

「令弟就在附近？」白衣男子一怔，「為何方才卻不見他現身？」

「他……」孫柔嘉正想回答，就見孫廷毓引著小廝匆匆奔跑而來。

「長姊！」孫廷毓氣喘吁吁地道：「長姊，出什麼事了？方才怎麼聽到呼救聲——妳、妳怎麼受傷了？」

「廷毓？」白衣男子詫異地喚道。

孫廷毓亦是錯愕，意外地瞪著那白衣男子，「篤君哥哥！」

孫柔嘉聽聞這聲呼喚，大為吃驚，篤君哥哥……他就是傳說的蘇篤君？清縣縣

尹，廷毓的摯友？

突然間她的傷口傳來撕裂般的痛楚，讓她一陣暈眩，霎時有種天旋地轉的感覺，最後眼前一黑，人事不知。

縣衙的後面有一座小院，本是給各任縣尹的家眷居住，但蘇篤君尚未成親，這院落就一直空著，此刻正好打掃出來，讓孫柔嘉療傷，她昏厥一事可把眾人嚇得不輕。

孫柔嘉在床上養了幾日，敷了蘇篤君贈的金創藥，傷口漸漸痊癒。雖然遭遇了這無妄之災，但她很喜歡這座清雅的小院，在此多住一些日子倒也無妨。

初夏傍晚時常下雨，孫柔嘉喜歡坐在窗邊，聽雨打芭蕉葉的聲音。蘇篤君還特意叫婢女在她屋裏點了怡神香，有著非常清新的花果香氣，稍稍一聞，心情就會一點一點好起來。

「小姐，這清縣的石榴可真是又大又甜。」小映把鮮紅透明的石榴籽剝出來，盛在盤子裏，加上一些碎冰，供孫柔嘉用銀勺舀著吃。

「妳現在跟這縣衙的人都處得很熟了？」孫柔嘉笑盈盈地問道。

「嗯，廚房的嬾嬾、打雜的小婢、跑腿的小廝都很熟了。」小映得意地道。

「蘇公子到底是什麼出身？」孫柔嘉接著問道，「怎麼年紀輕輕就能做得這清縣縣尹？」

小映奇怪地問：「蘇公子是染川名士，詩名滿天下，如何做不得縣尹？」

孫柔嘉眉間若有所思，「普通的縣尹倒也罷了，但這清縣可不同尋常，這裏可是產金礦的地方，如此重要之地，朝廷會隨便派人來治理？」

「這倒也是……」小映雖然不懂朝政，但大道理還是懂得的，「聽聞蘇公子的姑母很尊貴，被皇上封為豫國夫人，大概蘇公子也是因此而受益吧。」

「哦？」孫柔嘉一怔。所謂豫國夫人是多高的頭銜，她暫時不太明白，但不打緊，她會慢慢弄明白。

孫柔嘉又道：「蘇公子既然出身高貴，有才學，又有官位，為何咱們家裏不允許廷毓跟他來往？」

小映瞪大眼睛，錯愕道：「小姐忘了？」

「什麼？」孫柔嘉裝傻。

「上次奴婢跟妳提過的。」小映道。

「我病了那一場，什麼都不記得了，」孫柔嘉故意扶著額道，「妳從前跟我提過什麼？」

「就是蘇公子與咱們家大公子……」小映有些難以啟齒，「同宿同眠的事……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孫柔嘉依舊不解，男子共睡一榻也不是罕事。

「那個……龍陽什麼好，」小映道，「斷袖什麼癖，小姐可懂得？」

孫柔嘉呆了一呆，是說這兩人是同志嗎？她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，從前耽美小說看得多了，她倒是不以為意，只不過在這保守的古代，要真遇到這樣的事，

只怕就沒那麼多樂趣了。

「小姐，府裏為了這件事都愁死了，妳還笑？」小映著急道。

「兩個男子就算同宿同眠，也屬正常，或許出自兄弟友情，」孫柔嘉安撫她，

「我看是妳們想多了。」

小映似是不相信，「蘇公子二十好幾了，還沒成親，媒人都快把他家的門檻踏破了，他就是不肯娶。」

「哦？」孫柔嘉暗道，這倒是有點可疑。

「鞠夫人就怕大公子跟著他會被帶壞了。」小映補充道。

「傳言只是猜測而已，未必可信，」孫柔嘉搖搖頭道：「如今我們住在蘇公子府裏，是客人，要知禮數，有些話可不能亂講。」

「這個奴婢懂得。」小映連連點頭。

「孫小姐——」忽然，門外響起婆子的聲音。

小映立刻噤了聲，掀簾而出，換上盈盈笑臉道：「楊嬤嬤啊，請進，快請進。」楊嬤嬤是蘇篤君身邊的管事，平素一直在前面縣衙內當差，今天也不知為何，會忽然到訪。

孫柔嘉發現，她並非獨自前來，身後還跟著一個丫鬟。那丫鬟穿著蜜藕色衣裳，長得頗為清秀，不過她一身濕漉漉的，彷彿剛剛淋了雨。

孫柔嘉亦笑道：「嬤嬤又是送東西過來的嗎？這兒什麼也不缺，蘇公子太客氣了。」

楊嬤嬤指著身後那丫鬟道：「公子怕孫小姐這裏缺人手，便差了個人給小映姑娘使喚。」

小映一愣，「嬤嬤，我忙得過來。」

「這丫頭名叫小暖，」楊嬤嬤卻繼續道：「這院子裏有什麼打雜的事務都交給她吧，掃地澆花之類，小映姑娘一個人可忙不過來。」

孫柔嘉心下詫異，仔細打量那丫鬟，怎麼看也不像個粗使的婢女，或許因為她生得太過漂亮，或許因為她的衣著甚是講究……總之，看著她頭上還戴著支精細的銀簪子，應該算得上是上等丫鬟。

楊嬤嬤又道：「後面有空屋子，妳自己去收拾吧，這些日子便在這裏伺候。」

那丫鬟神情楚楚可憐，彷彿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卻不敢反抗，只低著頭，默默退下去了。

孫柔嘉瞧著她的背影，心中琢磨著，好一番玩味。

「嬤嬤，」她抬眸問：「外面又下雨了？」

「啊？」楊嬤嬤一時沒反應過來，「雨早停了。」

孫柔嘉暗指小暖離開的方向，「妳們過來的時候沒撐傘嗎？怎麼我看那小暖姑娘身上濕漉漉的？」

「她啊……」楊嬤嬤尷尬的笑，「她被公子罰了，跪在院中半日，所以淋了雨。」

「原來是為了處罰她，才讓她來這裏的？」孫柔嘉道。

楊嬈嬈連忙道：「小姐別誤會，確實是怕小姐這裏缺人。」

「她到底犯了什麼過錯？」孫柔嘉趁機問：「你們公子平素和善，怎麼也不像是會處罰下人的。」

「唉，怪不得我家公子，」楊嬈嬈有些難以啟齒，「都是這丫鬟……心太高了。」

「到底怎麼了？」孫柔嘉越發好奇，「嬈嬈，妳不跟我說實話，這人我可不敢收。」

「這……」楊嬈嬈猶豫再三，終於開口道：「其實也不算什麼祕密，我們公子尚未婚配，漂亮丫鬟擺在跟前，總不太方便。」

「這話可怪了，」一旁的小映亦忍不住道，「漂亮丫鬟蘇公子若是喜歡，納為房裏人也不打緊啊。」

楊嬈嬈搖搖頭，「我們公子一向守禮，總說在正室夫人進門前不宜有其他女人，素來也不近女色。」

孫柔嘉與小映相互看了一眼，憶及方才兩人私下談論蘇篤君的話題，彼此心中都有了些領悟。

孫柔嘉莞爾道，「蘇公子怕是眼光太高了，二十多歲尚未娶婚，這在咱們蕭國也屬罕見的了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」楊嬈嬈歎了一口氣，「也不知他喜歡怎樣的女子……昨晚這小暖打扮了一番，本想去親近公子，卻被他罰了跪，打發到這裏來了。」

原來如此，怪不得了。孫柔嘉掩嘴笑。

「嬈嬈別擔心，姻緣天註定，是蘇公子的緣分未到罷了，我們會好好照顧小暖的，嬈嬈放心去吧。」

傳說蘇篤君有龍陽之好，方才還覺得或許以訛傳訛，但現下看來，嬌俏佳人在側卻不動心，難怪惹人懷疑。

孫柔嘉心想，雖然她不歧視同志，可看鞠夫人及小映的態度即可知道，蕭國人並不能接受這種事，為避免孫廷毓越陷越深，日後痛苦，她還是找機會早早將這份不被容許的戀情幼苗扼殺了才好。

### 第三章 隱逸壇盛會

孫柔嘉穿過圓拱門，遠遠的，便看到蘇篤君與孫廷毓坐在廊階上喝酒。

兩人皆身著白色的中衣，髮髻垂散，一派慵懶愜意，這兩人在一起倒也賞心悅目，皆是清俊男子，坐在這有各式花草的庭院裏談笑暢快，良辰美景也不過如此。

孫柔嘉本想上前，卻忽然覺得不便打擾，便退到青羅蔓蔓處，猶豫了片刻，正巧聽到兩人的對話。

蘇篤君吟誦道：「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妍姿巧笑，和媚心腸。知音識曲，善為樂方。哀弦微妙，清氣含芳。流鄭激楚，度宮中商。感心動耳，綺麗難忘。」

他的聲音帶著醉意，比平時低沉沙啞了一些，卻格外動聽，彷彿夜風吹過紗簾，暗香浮動。

孫廷毓笑道，「篤君哥哥，聽這詩句，彷彿你是在想念心上人呢。」

「這是前朝的詩，並非我所作。」蘇篤君亦笑答，「不過，我最喜歡其中的一句。」

「哪一句？」孫廷毓問，「感心動耳，綺麗難忘？」

蘇篤君搖頭，過了一會兒才道：「妍姿巧笑，和媚心腸。」

「這有什麼特別嗎？」孫廷毓不解。

蘇篤君解釋，「妍姿巧笑的女子，世間多見，和媚心腸的女子卻不多見。」

孫廷毓聽後撫掌讚歎道：「篤君哥哥說得極是！世間女子，美貌者多矣、藝高者也不少，且兩者可經由後天雕琢精進，唯品德心性加者最為難得。」

蘇篤君不答，只點了點頭。

「難怪篤君哥哥不願意成親，」孫廷毓恍然大悟，「原來是一直遇不到這樣的女子。」

蘇篤君卻搖搖手，「我幾時說過不成親是這個原因了？你也說了，和媚者，世間罕見，我豈會抱此奢望？」

這兩人什麼意思？言語間一來一往的，在相互試探嗎？孫柔嘉彷彿聽到一對小情侶在調情，不由想難怪鞠夫人會這樣緊張，兩人互動間確實曖昧了些。

「那是因為什麼？」孫廷毓追問。

蘇篤君卻沉默了，只道：「說來話長……」

孫廷毓卻不甘地追問：「究竟因為什麼？聽聞慕容縣主對哥哥你一往情深，這位縣主可算得和媚心腸？」

蘇篤君答道：「縣主身分高貴，我官職低微，不敢高攀。」

「哥哥謙虛過甚了，」孫廷毓笑道：「依我看，十個縣主也配不上哥哥你啊——」

忽然一陣風來，吹得樹影搖動，蘇篤君抬眸，正巧看見孫柔嘉的匿身處，不由微微一怔，「孫小姐？」

迫不得已，孫柔嘉只好自藤蔓後走了出來，盈盈笑道：「廷毓，你又偷偷喝酒了！」

孫廷毓嚇了一跳，連忙踉蹌地站起來，發現自己衣衫不整，不由得微微臉紅，像做錯事的小孩一般手足無措。

而蘇篤君也連忙掩上敞開的衣襟，略略理了理散亂的髮髻。

「蘇公子這院子裏倒很涼快，」孫柔嘉緩緩踱上前去，抬頭看了看天際，「每到傍晚都像要下雨了似的，總覺得悶熱。」

「孫小姐若是熱得難受，只管使人添冰盆，我這地窖裏藏冰足夠。」蘇篤君道。

孫柔嘉欠身道：「多謝蘇公子，只是住了這些日子，我身子也好多了，想來也該跟舍弟回家去了。」

畢竟他們待了這麼久，她身子恢復了還不走，這可說不過去。

「回家？」孫廷毓滿臉不情願，「長姊，我們都還不會在清縣遊玩一二呢。」

「不是在金河遊玩過了嗎？」孫柔嘉道，「清縣還有更好的景致嗎？」

「景致多了！」孫廷毓急道：「長姊，這縣城妳都還沒逛過呢。」

「縣城有染川城熱鬧嗎？」孫柔嘉問道，「想來也沒什麼可逛的。」

「怎麼不如了？明日便有隱逸壇，那可是染川城也瞧不著的熱鬧。」孫廷毓道。

「隱逸壇？」孫柔嘉一怔。

「對啊，篤君哥哥任清縣縣尹以來，便開設了此壇，每月十五，各方文人墨客至此，將自己的詩文張貼出來，供觀者品評，相互交流學識，取名『隱逸壇』——拾天下才子隱逸之作，彌遺珠之憾。久而久之，連皇上都知曉此壇，異邦學子也慕名前來，豈是尋常得見的熱鬧？」孫廷毓提到蘇篤君此番事績，很為之自豪的模樣。

「廷毓，你這樣說我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彷彿都是我的功勞。」蘇篤君笑了，「其實，起初不過是看著清縣地靈人傑，想多添些機會給才子文人表現罷了。」孫柔嘉聽了，心裏生出欽佩來。

這隱逸壇聽來既文藝又有趣，就算是現代，如此的盛事也鮮少聽聞，難得蕭國一個小小的清縣卻有。

這蘇篤君看來絕非普通人物，能想出這樣的點子，思想著實超前，比她更像個穿越時空的人物。

「長姊，咱們就留下來瞧一瞧吧，」孫廷毓向她撒嬌，「弟弟前些天作了些文章，本就想在隱逸壇會會文友的，妳就成全我吧！」

「那就再打擾蘇公子幾天。」孫柔嘉欠身道。

其實她也好奇，這古代人開的 Party 到底是什麼景象，難得機緣巧合，就見識一下也無妨。

「我這裏一向冷清，因而常盼著客人來小住，你們願意多留幾日，在下求之不得。」蘇篤君依舊溫和的道。

明明只是些客氣話，但不知為何，孫柔嘉能感受到他語氣裏的誠意，大概是他那張俊顏太討人喜歡，無論說什麼，人們都願意相信吧。

隱逸壇有如趕集一般熱鬧，碧玉山下，大常寺旁，每逢十五本是廟會之所在，自蘇篤君任縣尹以來，在此地舉辦隱逸壇，每至此日，不僅文人騷客至此，商販也雲集，更有百姓載歌載舞，場面好不熱鬧。

孫柔嘉與孫廷毓輕便打扮，帶著貼身的婢女小廝，順著一條街邊走邊看，兩邊道旁有賣吃的，有賣喝的，而文人騷客便將自己的詩文張貼在指定處，圍觀者談笑評點，氣氛和諧。

而山邊則搭建了一方高臺，臺下設聽眾座席，臺上則是數名評審官在列，若有文人願意將自己的詩文呈上，評審官現場評析，聽者服之，撫掌稱好，聽者不服，則上臺來辯，公正公開。

孫柔嘉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盛事，心中無比感興趣，看到什麼都覺得好奇，孫廷毓是隱逸壇的常客了，一路行著，一邊與孫柔嘉講解。

「臺上那些評審官是何人呢？」孫柔嘉問。

「都是咱們蕭國的文學名士，還有朝中重臣。」孫廷毓解說道，「比如左側那長鬚者，便是前任禮部喬大人，如今告老還鄉，閒時至此，與後輩品詩論文，也算晚年的一點樂趣。」

「昨日我翻閱史籍，聽聞前朝也有過類似的評壇，」孫柔嘉回憶著，「不過，那是為了選拔官員所設。」

孫廷毓接著說：「從前沒有科舉制，文人想入仕，得靠中正官選拔，不過篤君哥哥開設此壇，對於想入仕途者，也有助益。比如去年有一位陳舉人，因為寫了《桑田賦》在隱逸壇聞名，皇上破格錄選了他為進士。」

「竟有這樣的事？」孫柔嘉詫異，「難怪這裏這麼熱鬧，原來也是有利可圖的。」

「不過這樣的事也不常有，偶爾一兩個走了大運而已。」孫廷毓笑道，「否則科舉還有何意義？」

孫柔嘉語氣欽佩，「這麼說來，你的篤君哥哥很受皇上青睞啊，他開設的文壇能破格讓人入仕，吸引四海八方的文人遊客，這並非普通人能辦到的。」

「篤君哥哥之所以受皇上青睞，是因為他的姑母是豫國夫人。」孫廷毓還是那句話。

「豫國夫人又如何？」孫柔嘉越發奇怪，「像這樣的誥命夫人，朝中比比皆是。」

「豫國夫人與皇上是從小一塊長大的，聽說是遠親。」

「哦。」原來是皇上的青梅竹馬嗎？孫柔嘉不由得微笑。

總不至於蕭皇從小暗戀這位豫國夫人，所以長大之後，對她的侄兒格外喜愛吧？

「長姊……」孫廷毓忽然有些難以啟齒的模樣，「長姊與慕容縣主向來交好，下次見到縣主的時候，長姊可否求個情，請縣主不要再逼迫篤君哥哥了？畢竟，婚姻之事要兩情相悅才可共攜白首啊。」

啊？慕容縣主不就是蘇篤君的那位追求者嗎？怎麼，她和這位縣主認識？聽廷毓這語氣，彷彿還是她的閨蜜？孫柔嘉很是驚訝。

這位縣主究竟緣何與她一個府尹的女兒來往？看來她須不動聲色，趕快搞清楚自己周邊的人、事、物……

「說來，也怪你篤君哥哥太招女孩子喜歡，」孫柔嘉笑道：「縣主雖與我有幾分交情，但終身大事豈會聽我的？慢慢來吧，且待我想個法子勸一勸。」

孫廷毓啾啾嘴，「聽聞上次縣主回京之後，便讓她父親去求皇上賜婚。不過篤君哥哥不喜歡她，也去求了豫國夫人，皇上終究沒有勉強。」

孫柔嘉憋著笑道：「你這篤君哥哥眼光太高了，慕容縣主都看不上，也不知將來會中意怎樣的女子。」



「咦？」孫廷毓看了她一眼，「長姊，今日妳彷彿對篤君哥哥特別關心，該不會也對他有了好感吧？」

「我就是好奇，」孫柔嘉怕他誤會，連忙道：「你母親特意囑咐我，要好好瞭解一下你交的這些朋友，我今日就想問個明白。」

「母親就是對篤君哥哥有成見，」孫廷毓嘟囔道，「不，她對我交的任何朋友都有成見。」

孫柔嘉正想勸說幾句，忽然看到蘇篤君迎面而來，連忙止住了話語。今日盛會，蘇篤君本為隱逸壇的主評，然而他沒有著官服，而是如孫柔嘉初見他之日，一身白衣，銀絲雲紋在袖間閃閃發亮。

孫廷毓上前道：「篤君哥哥，你怎麼現在才來？」

蘇篤君笑道：「今日我不做主評，把重擔全扔給喬大人了。我自個兒樂得清閒，可以在臺下喝茶聊天了。」

「篤君哥哥，原來你不當主評了？」孫廷毓的臉上頗有些失望，「我連日寫了一篇賦，本來還想著請你點評呢。」

「給喬大人看也是一樣的。」蘇篤君擺擺手，「憑著咱倆的交情，若我來評，別人或許還會質疑我不公正。」

「蘇公子真的會不公正嗎？」孫柔嘉從旁莞爾道，「憑著你的品格，真會徇私嗎？」

「我自是不會，但若旁人都覺得我徇了私，豈非對廷毓不公平？」蘇篤君抬頭看著她道。

這是第一次他如此正視她，四目交錯，能感受到彼此瞳中的微光，孫柔嘉心下像是被什麼灼燒了一下，雙頰有些泛紅。

「蘇公子平素喜歡什麼樣的文章呢？」她很想與他談論一番風雅，雖然她對古典文學知之甚少。

「我不喜歡看太花哨的文章，」蘇篤君竟認真答道，「平素一些駢文、賦，因為辭藻華麗，雕琢太過，倒喜歡一些樂府民歌什麼的。」

孫柔嘉點點頭，原來，他不喜歡裝模作樣，而喜歡直率的樂府民歌，看來他個性頗為樸實。

「我也是呢，」孫柔嘉附和，「駢文、賦，有些用字生澀冷僻，我都讀得不太順，甚至是不太懂意思，樂府民歌之類才真摯可愛。」

「哦，孫小姐喜歡哪首民歌呢？」蘇篤君好奇地問。

呃，古文古詩她一時也背誦不下來，就拾幾個熟悉的句子說說吧，反正這裏是蕭國，據她瞭解與歷史上的朝代有所差異，似是異次元時空，她胡謔幾句，應該不會露餡。

「比如——海水夢悠悠，君愁我亦愁，南風知我意，吹夢到西洲。」假如她沒記錯，這應該出自《西洲曲》。

蘇篤君怔了一怔，似是回味，片刻之後才撫掌道：「好，此句真好，思念之情如躍眼前了。」

孫柔嘉一顆心稍安，看來他沒有讀過《西洲曲》，此刻得他一句讚歎，她心下有一點小小的得意。

「聽來是不錯，」一旁的孫廷毓傻呵呵地道：「雖然我不懂得男女之情，不過也能感受到。篤君哥哥，你可曾有過此等相思？」

「世間男女之情，大抵差不多。」蘇篤君答道，「只覺得這其中意境，與我偶爾在午夜夢迴時相似呢。」

他這話什麼意思？他也有過喜歡的女子，或者，所謂的男女之情……便是龍陽之情？

孫柔嘉心裏憋著笑，表面上卻鎮靜，仔細觀察蘇篤君的神情。

他眸間似有一絲憂愁，嗓音和悅，卻聽來有些滄桑之感。他像是一個謎，吸引她去猜度。

「大人——」

這時，縣衙的一名公差快步奔來，滿面焦急的神色，汗水涔涔。

「何事？」蘇篤君蹙眉。

「孫府尹來了，持有皇上聖諭，」公差稟報，「請大人速去評臺處接旨。」

「孫府尹？」孫廷毓詫異道，「我爹？」

孫柔嘉亦錯愕，這個孫府尹是她的父親嗎？這個時候他忽至清縣，還持有聖旨，不知所為何事？

莫名地，一股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，但孫柔嘉不便多問，只見蘇篤君整理衣冠，領著公差匆匆離去，她亦與孫廷毓緊步跟隨而上。

碧玉山下，高臺之上，孫仲堯肅然佇立在那裏，孫柔嘉還是第一次見到她的「父親」，他與她想像中的一模一樣，青鬚輕拈，一身周正，不怒自威。

「清縣縣尹蘇篤君聽旨！」孫仲堯朗聲道。

「臣接旨。」蘇篤君當即跪下行禮。

在場眾人皆齊刷刷跪在地上，孫柔嘉亦與孫廷毓俯身於其中。

「隱逸壇從今日起停辦，欽此。」孫仲堯簡短地念道。

這麼短短的一句話，引得四下皆是瞠目結舌，誰也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都面面相覷。

蘇篤君亦是驚訝，然而他很快便恢復了鎮定，沒追問緣由，只道：「臣領旨。」

「蘇縣尹，請挪步，本官有話要講。」孫仲堯低聲道。

蘇篤君心知孫仲堯是要悄悄告訴他，蕭皇停辦隱逸壇的緣由，他也想知道蕭皇之舉到底是因為什麼。

孫柔嘉按捺住心中的好奇，腦中飛轉——她該不該去打聽打聽？來傳旨的既然是她的父親，想來要知道真相也並不難。

其實這一切本不關她的事，但她卻很想多管閒事，然而另一方面，她又有些擔心好奇心會殺死貓……

手裏捧著剛採下來的楊梅，孫柔嘉推開客居的門。今晚，父親與他們姊弟一道兒住在縣衙後面的院落裏。孫柔嘉這是第一次與孫仲堯說話，心底不由緊張，畢竟是個冒牌貨，生怕露出破綻。

「父親，」她垂眸道：「女兒給父親盛了些果子。」

「擱下吧，」孫仲堯對她的態度倒是十分和藹，比起桑夫人強了十倍，「自妳病後，我便去了京城，咱們父女倆好久沒見了。來，坐下說話。」

「父親嘗嘗這果子吧，」孫柔嘉微笑道，「女兒特意在裏邊擱了鹽，保證不酸。」

「鹽？」孫仲堯一怔，「楊梅若是怕酸，不該擱些糖嗎？」

「擱糖反而會顯得更酸，」孫柔嘉解釋，「撒些鹽卻能將酸味壓下去，提出甜味來。」

「妳什麼時候竟知曉了這些？」孫仲堯打量她，「病了這一場，像是換了個人似的，不似從前那般嬌氣了。」

「病中間著無事，研究了些飲食。」孫柔嘉怕露出馬腳，連忙轉移話題，「父親近來在京中可好？聽聞父親十分繁忙。」

「不過是替皇上辦差，」孫仲堯道，「跑跑腿而已。」

孫柔嘉一時間也不知該接什麼話，多問一句，恐怕會引起懷疑，但少問一句，她又有些不甘心。

「為父知道妳要說什麼。」孫仲堯卻道。

「父親……」孫柔嘉微愣。

「是廷毓叫妳來的吧？」孫仲堯挑眉，「想問隱逸壇的事？」

「女兒也是好奇，」孫柔嘉只得接話，「好端端的，隱逸壇為何要停辦？」

「說來話長。」孫仲堯一歎。

「廷毓寫了一篇賦，本想在隱逸壇揚揚名，」孫柔嘉趁機道，「現下這評壇停了，他好生失望。」

「哦？」孫仲堯頗訝異，「他幾時變得如此長進了？」

「最近廷毓一直認真讀書，父親進京的這段日子，他都規矩得很。」

「叫他以後去正正當當考科舉吧，」孫仲堯歎了一口氣，「這隱逸壇就別指望了，大概近年都不會再開設了。」

「為何？」孫柔嘉追問道：「父親能否告訴女兒？好歹也該讓廷毓知曉緣由，以免這孩子傻等。」

孫仲堯猶豫再三，終於開了口，「一年前，有位陳舉人本來科舉落了第，然而他寫了篇《桑田賦》在隱逸壇揚名，皇上便破格錄他為進士。」

「此事女兒聽說過，」孫柔嘉又疑問：「有什麼不妥嗎？此事早已傳為佳話，也正因為如此，隱逸壇才如此受天下學子推崇啊。」

孫仲堯凝眸，「可是……近日有人向皇上揭發，這篇《桑田賦》是抄襲之作！」

「什麼？！」孫柔嘉駭然。

「皇上震怒，但礙著面子，又不好將此事公諸於世，所以只得下旨停辦隱逸

壇。」孫仲堯歎氣。

「這……會不會弄錯了？」孫柔嘉對此表示懷疑，「說抄襲就是抄襲嗎？抄的是何人之作、有何憑證？」

孫仲堯無奈搖頭，「那位陳舉人入選進士後，得了一個縣尹之職，一日醉酒，他自己說出來的。」

「他自己說的？」孫柔嘉驚愕得無以言表。

她本來還以為，此事定是有人故意陷害，但若當事人自己親口承認……這便沒轉圜餘地了。

「可惜了，」孫仲堯語氣惋惜，「我也覺得隱逸壇是一個不錯的所在，八方學子以文會友，就算無關官場功利，也值得舉辦，可現在，恐怕蘇公子也會受牽連。」

「怎麼會……」孫柔嘉心下一緊。

「畢竟那篇《桑田賦》是他主評的，也是因為看了他的評語，皇上才對陳舉人青睞有加，如今事發，蘇公子難辭其咎。」

「那位陳舉人既然喝醉了，」孫柔嘉猛然覺得哪裏不太對勁，「當時與他對飲的是何人？便是此人向皇上檢舉的嗎？」

「聽聞是他府中的一位客人，也是朝中官宦之子。」孫仲堯道。

「這位客人平素與陳舉人相交甚好嗎？」孫柔嘉問道，「陳舉人既然已被任命為縣尹，前往轄地赴任，這位客人千里迢迢離京去找他相聚飲酒，聽來是深交摯友所為，但既是深交摯友，沒道理把陳舉人的醉話偷偷稟報給皇上，害了他啊。」

「妳說的也有道理，」孫仲堯眼神微動，「不過，事情究竟怎樣，皇上也沒有細述，聽聞只是撤了陳舉人的官罷了。」

「想來也不是什麼摯友，而是早已心存嫉妒吧？」孫柔嘉進一步推測，「又或者，是太過剛正清廉之人，所以容不得做假？」

她很想把此事弄個明白，否則這麼難得的隱逸壇盛會就此絕跡，實在可惜可歎。

況且，還會連累蘇篤君……

想到這裏，她一頓，奇怪了，她與蘇篤君不過泛泛之交，用不著為了他擔憂，但此刻心中卻有一股感慨之感，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幫幫他。

因為廷毓嗎？呵，她還想拆散兩人呢，怎麼這會兒竟為蘇篤君焦急？孫柔嘉發現，她這突兀的心思，連她自己也不懂得。